

# 福建天主教的“开教三柱石”

吴巍巍

提及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开教三柱石,大家很快会想到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庭筠。但若问及福建天主教史上的开教三柱石,恐怕很多人会感到陌生。福建基督教史著名学者林金水教授在长期从事对明清天主教史的研究中提出,福建天主教的开教三柱石为福清的李九标、泉州的张赓和建宁的李嗣玄。对这些人们还很“陌生”的人物,以往学界的论述十分零星,不便了解。因此,对他们作一整体的介绍,无疑将有助于读者对福建天主教史和中国天主教史有更全面的认识。

## 一、李九标

李九标,字其香,明末福清海口人。其家族是当地的一个封建大家族,祖父是颇有名望的儒家学者。李九标从小就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投身追求科举功名的行列。他于1617年考上秀才,此后则累年参加在省城的举人考试。1628年,李九标偕其弟李九功(字其叙)前往福州参加乡试,在这一年,他们遇到并结识了在福建传教的耶稣会士——“西来孔子”艾儒略,在聆听艾氏的讲道并受感召下,兄弟二人始受洗入教,教名分别为“若望”与“多默”。可见,他们的皈依十分骤然和神速。在接受天主教信仰后,李九标逐渐经历了思想的转变,1637年他彻底放弃了科举考试,从此认真钻研天主教义理,坚定自己的信仰,追随导师艾儒略的脚踪并任其助手,协助传教教务。他曾于天主教三山(福州)堂静修一年,教友张赓说他“等功名于浮云,视学子业如弁髦”,表明了李九标放弃功名学业的气魄和思想的根本性转变,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

李九标不仅自己信仰执着和充满热情,还引导李氏家族及家乡人民接受天主教信仰。在艾儒略的指导下,他与其弟在海口积极开展传教工作并努力营建天主教社区。据荷兰莱登大学杜鼎克教授的研究,在他们努力下,李氏家族中的许多族人受洗。至1639年,海口镇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天主教社团,信徒200人左右,成为明末福建天主教一个重要基地。艾儒略与其他耶稣会士几乎每年都会到此视察,作短暂的逗留,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李九标兄弟的传教业绩斐然。

李九标对教会所作的最为重要贡献之一是记录并辑轶了艾儒略与另一位传教士卢安德的言行及谈道的汇集——《口铎日抄》,为教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献遗产。据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记载,此书是艾儒略与卢安德的谈道集,由六位听道人笔录(大部分为李九标所记)并

出资在福州付梓,其间偶尔谈及物理学、数学等,谈道时间自崇祯三年(1630年)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氏因编撰《口铎日抄》而声名大振,张赓、林一隽等教友纷纷作序表彰李的业绩,李九标自己也作了序。该书保留了艾儒略等人关于天主教的言论和讲道及一些艾氏行迹,不仅是一部宣扬教义教理的著作,也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研究明末福建天主教的文献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李九标之弟李九功,也是一位在明末清初福建天主教史上具有开教性质的人物。他不仅与其兄一道,在家乡大力弘扬、传播天主教,成为艾儒略身边得力的开教助手;他还撰述了多部著述,如《励修一鉴》、《文行粹抄》等,向人们宣扬、展示天主教事迹和精神。后来在中国礼仪之争中,他还偕其子一道,撰文著书为中国礼仪辩护,维护耶稣会士在华传教采用“调和”、“适应”策略的立场等。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甚至是否可将其视为又一位开教柱石,即福建天主教“开教四柱石”呢?限于篇幅,有关李九功事迹将于另文论述。

## 二、张赓

张赓,字夏詹,又字明皋,明末清初泉州晋江人,圣名玛竇。万历丁酉(1597年)举人,曾任平湖教谕,后补河南原武县令,数年后调任广东某县令。由此可见,张赓是一位朝廷中下级官员、地方长官。他的宗教事迹,也在开教三柱石中最为耀眼。

1607年,张赓在北京遇到利玛竇,初闻天主教。1621年,张赓在杭州结识了艾儒略并于这一年从艾氏受洗入教。张赓时为杭州教谕,奉教后与杨廷筠一道协助西士着手翻经译传工作。他曾协助金尼阁一起将拉丁文本《伊索寓言》选译成《况义》(即寓言)出版,这是这部欧洲古典名著在中国最早的译本。张赓虽于1621年入教,但刚开始在信仰上尚不彻底,后在杨廷筠的指点 and 影响下,宗教信仰逐渐坚定,成为一名忠实的儒家天主教徒。张赓致仕归里后,恰逢其师艾儒略入闽传教,从此,张赓紧随艾氏,“帮助艾司铎开教,为教众所仰望”,成为艾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张赓在福建天主教史上的开教业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协助艾儒略从事传教工作。张赓是首先引艾儒略到泉州传教的教徒,并积极协助艾师在泉州建教堂。在传教过程中,张赓还常为艾师解答信徒提出的疑难问题。如1632年,艾儒略在张赓等陪同下抵德化宣教,与当地名

士林竣就有关娶妾为传后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由熟知儒家经典的张赓委婉地回答了这一难题，并借此宣扬了天主教义理。总之，正是在张赓的引导下，艾儒略在泉州的开教减去了不少阻力，使泉州成为当时天主教传教的又一中心。

第二，带领家人亲友入教，形成基督教大家庭。张赓不仅自己信教，还积极引领家人信了天主，其三儿子张识和四儿子张就也成为教内颇具名声的教徒。在张赓父子影响下，张赓的姐姐、内弟、女婿、亲家等都成为了天主教徒，成为了一个基督教大家庭，并逐渐以其家族为中心，在泉州形成了一个天主教社群。

第三，撰写著述宣传天主教义理。张赓著有《天学证符》及与人合著《圣教信证》二书。《天学证符》是一部用天主教义阐述儒家学说的著作，即用天主教代表的“天学”对儒家经典进行注疏，同时也包含以儒家经典论证天主教义，实际上即天学与儒学的互证，以阐明天主经诚与孔孟之学的相符融通，此书是一部具有护教性质的作品。《圣教信证》是张赓与山西儒家天主教徒韩霖等人的合作，该书成于1647年，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天主教士传略与著作之书，全书主旨是论证天主教是惟一之正理正教，从宗教思想、教义及社会传播等角度，较为系统地论证“天主教是惟一真教”的观点，带有浓厚的护教色彩。

第四，频频撰文为教内师友的著述作序、写读后感和参与校订。主要有：与漳州教友严赞化订正李九标《口铎日抄》并为之序；为同乡丁志麟所撰《杨淇园先生事迹》作《阅后感》；为杨廷筠《天释明辨》作序；为艾儒略《五十余言》《圣梦歌》作序；为李九功《励修一鉴》作序；校订龙华民《圣若撒法行实》等等。这些众多的“序”中，不仅包含弘扬天主教义的宣传，也囊括了传教士及教友之间的言行事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外，张赓还引介并陪同艾儒略参观泉州武荣(南安)出土的十字碑石，使这一历史文物价值得以昭之于世，并为此碑石写序，向人们提供了了解这一教会古文物的重要信息。

### 三、李嗣玄

李嗣玄，字又玄，圣名德望，明末清初建宁县人。他出生于一个文人宦官家庭，据其家谱介绍知其为宋代爱国名相李纲的后裔，祖父和父亲都曾为朝官。在家庭环境熏陶下，李嗣玄从小接收的是儒家文化的教育，他博览群书，通晓古今，文采十分出众。李嗣玄晚年瘫痪，在家闭门造车，年七十余卒。著有《息轩诗文集》、《元珠领导》及《经史外观》等作品，还订立了《李忠定公全集》等。作为一位颇有成就的地方士大夫，李嗣玄并未像大多数时人那样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而是追随导师艾儒略走上一条皈依天主教的路程，并为天主教在福建的开教做出重要的贡献。

1626年，李嗣玄第一次与艾儒略于福州天主堂相遇。初见艾氏时，李嗣玄便得到了他所赠的《天学初函》一书，虽然李嗣玄才首次接触天主教，却已经表现出极大的宗教热情。此后，在与艾氏不断的交往过程中，因折服于艾氏的品学和天主教义的奥妙，李嗣玄皈依了天主教，悉心听从教诲，成为了艾儒略的得意弟子。据李九标《口铎日抄》的记载，早在福州受洗入教(1628年左右)的就有建宁李嗣玄。另据莱登大学许理和教授认为，李嗣玄应该是在1641年，也就是艾儒略第一次到达建宁时才在其家乡受洗入教的。在成为一名坚定的天主教徒后，李嗣玄开始投身于为教会事业服务出力当中，并成为艾儒略在福建传教的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

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李嗣玄积极支持恩师艾儒略的传教活动，在其家乡大力宣传与播撒天主教教义，劝导当地民众奉教。作为地方颇有名气的士绅中的一员，李本人领洗信教的事实，对当地的儒士文人及民众起到了一种示范和刺激的作用。建宁的教会事业在李嗣玄的热心支持和倡导下，颇有发展，建立了该地的第一座天主教堂。时任建宁县令的左光先与李有较深的交情，在李的影响下，左光先对天主教也充满好感，并采取积极支持和保护的政策。1641年，他贴出告示，公开倡导和支持天主教。正是在李嗣玄的影响下，地处闽北山区的建宁县，成为明末清初天主教又一块传教阵地。

李嗣玄对教会最大的贡献是撰写《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另一版本为《西海艾先生行略》)一书，此书是在教友沈嘉禄和李九功的草稿之基础上编写而成的，由于李嗣玄是“盖与艾氏相知最深，而又能文者”，所以最后笔撰工作由其完成。在这本小书中，李嗣玄用精炼简约的文笔，介绍了艾儒略在华传教的生平及功绩，既是对恩师的一种纪念，也为后人了解明末艾儒略在闽传教史，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不仅如此，他还摘引艾儒略的言论汇编成集，题为《泰西思及艾先生语录》，保留了许多其师艾儒略的经验之谈。他还为教友李九功的《励修一鉴》作序。此外，他还参与校订《口铎日抄》第七卷，鉴定《口铎日抄》第八卷等。

综上所述，福建三位“开教柱石”的事迹虽各有不同，但亦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追随其师艾儒略的脚步，积极协助艾师在闽开教，成为艾氏在福建开教最得力的助手们；他们都充分利用自身人脉网络关系，引导家族或家乡人民奉教，为天主教在福建各地传播打下根基；他们都笔耕不辍，互相撰文著书，弘扬天主教精神和保留师友及教会的史迹等等。正是在他们的孜孜努力下，明末清初成为福建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段灿烂的岁月，他们的开教之功，诚不可没。

